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603011

白居易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

滕汉洋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白居易 500 余首诗歌有自注,合计约 2000 余条。这些自注除了有助于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外,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具有证史、补史与纠史之价值;其二是具有诗文辑佚和了解当时文人轶事的价值;其三是具有社会文化史的价值。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自注;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6)03-0050-03

白居易目前存诗 2700 余首,其中 500 余首诗有自注,合计约 2000 余条自注。这些自注涉及白诗写作的时间、地点及诗人的生活情况,诗中字词的读音、典故出处,唐代人物、史事及社会文化,以及白居易自己和其他人的诗文内容、曲调和格律规范等,内容十分繁富。不仅对我们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情况有极大帮助,在证史补史、诗文辑佚、了解当时的文坛风貌乃至社会文化等方面,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白诗自注的证史、补史与纠史价值

白居易诗歌自注中涉及唐代史事的内容很多,可以与史书中的记载相印证,乃至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如《新乐府·七德舞》“亡卒遗骸散帛收”句注:“贞观初,诏天下阵死骸骨致祭,瘞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也。”^{[1]140}据《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记:“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2]34}又《资治通鉴》亦于是年记:“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3],可证史书记载无误,并且白诗自注还补充了“寻又散帛以求之”这一历史细节。再如《和自劝二首》其二“半月之间四人死”句注:“韦中书、孔京兆、钱尚书、崔华州,十五日间相次而逝”^{[1]1485}。自注中所述四人是韦处厚、孔戢、钱徽、崔植。据《旧唐书·

文宗纪》,韦处厚卒于大和二年十二月壬申(21日),孔戢卒于大和三年正月丁亥(6日),钱徽卒于大和三年正月庚寅(9日),崔植卒于大和三年正月甲辰(23日)^{[2]530}。孔戢与钱徽的去世相隔不过三日,几乎同时而卒,与之前去世的韦处厚和之后去世的崔植相隔皆十五天左右,自注证明了史书记载的准确性。

白居易的一些自注不仅可以证史,还可以和其他史料参证,补史之阙。如《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繁张获鸟网,坚守钓鱼坻”句注:“谓自冬至夏,频改试期,竟与微之坚守制试也。”^{[1]704}白居易元和元年四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登科,注文所述的乃是其为应制举的考前复习情况。但考唐史,未见宪宗元和元年前有制举选人的诏令。今按《册府元龟》卷六四四“贡举部”记:“宪宗元和元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监试应制举人于尚书省,以制举人皆先朝所征,故不亲试。”^[4]其中“制举人皆先朝所征”一句值得注意。所谓“先朝”即顺宗朝,也就是说元和元年的应举之人在顺宗时就已选拔完毕,但史籍中亦未见顺宗朝制举选人的明确记载。考《唐大诏令集》卷二有《顺宗即位敕令》一文,其中有云:“诸色人中,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于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参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精加访择,具以名闻,仍优礼发遣。朕当

询事考言,审其才实。”^[5]其中所言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于吏理可使从政”都是唐代制举的典型科目。由此可见,顺宗的《即位赦》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其拟定制举选人的诏书,元和元年的制举实际上是顺宗拟定但未及施行的制举的延续。而由白诗自注中所谓“自冬至夏,频改试期”来看,这场制举又波折颇多。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顺宗即位。顺宗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永贞革新”,但不久即失败,于永贞元年八月禅位于宪宗。此年从德宗驾崩到顺宗、宪宗即位,如元稹《永贞历》所言:“半岁光阴在,三朝礼数迁”^[6],一年之中三个帝王,政治变动极其频繁。因此制举受到影响,试期频繁改动。由此可见,白诗中的这条注文不仅可以提示我们顺宗朝有制举选人的事实,而且补充了此次制举受政治变动的影响而频改试期的细节,是一则重要的唐代科举史料。

白居易一些自注还可以纠正史书记载的失误。如关于杨汝士大和九年的任职情况,《旧唐书》本传记其本年九月入为户部侍郎,而《旧唐书·文宗纪》则曰:“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为同州刺史,代杨汝士。以汝士为驾部侍郎”^{[2]560},记为驾部侍郎。今按,白居易赠杨汝士的《寄杨六侍郎》题注:“时杨初授户部,予不赴同州”,又诗中云:“西户最荣君好去,左冯虽稳我慵来”^{[1]2228},可知,大和九年白居易不赴同州刺史任与杨汝士入京为官发生在同时。因此,《旧唐书·文宗纪》中记杨汝士由同州刺史转任驾部侍郎有误,依白居易诗歌题注及内容,当依本传为户部侍郎。

二、白诗自注的诗文辑佚及了解文人轶事的价值

白居易诗歌自注中常常引用自己或他人的诗文以说明诗歌的用意所指,对于唐代诗文辑佚有重要价值。首先是自注保留了白居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诗文。如《洛城东花下作》“记得旧诗章,花多数洛阳”句注:“旧诗云:‘洛阳城东面,今来花似雪’,又云:‘更待城东桃李发’,又云:‘花满洛阳城’”^{[1]1607}。此注记载了白居易早年三首诗歌中的句子,其中“更待城东桃李发”出自《寄杨使君》一诗,另外两条则不见现存白集,为白诗残句。又如《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

中仍呈吴中诸客》“冒荣惭印绶,虚奖负丝纶”句注:“除苏州制云:‘藏于己为道义,施于物为政能;在公形骨鲠之志,阖境有袴襦之乐。’”^{[1]1624}此制不知何人所撰,亦今不见于《全唐文》,乃唐文之残句,赖白诗自注留存。

除了保留自己及与自己相关的诗文之外,白居易的一些自注还常常引及同时代其他人的诗句。如《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题注:“来诗云:‘唯羡东都白居易,月明香积问禅师’”^{[1]2264},《赠思黯》题注:“报章云‘请向归仁砌下看’”^{[1]2452},《偶于维扬牛相公处觅得箴箴未到先寄诗来走笔戏答》题注:“来诗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1]2275},《又戏答绝句》题注:“来诗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1]2329}。以上引用的牛僧孺的四首诗都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仅赖白诗自注存其残句。又如《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日望挥金贺新命”句注:“来篇云:‘若有金挥胜二疏’”^{[1]2379},《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应须酬赛引雏诗”句注:“前年谈氏外孙女初生,梦得有贺诗云:‘从此引莺雏’”^{[1]2417},引用了刘禹锡的两句诗,亦不载于刘禹锡集。再如《蓝桥驿见元九诗》题注:“诗中云:‘江陵归时逢春雪’”^{[1]931},《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一诗“吟君旧句情难忘,风月何时是尽时”句注:“李君尝有《悼故妓》诗云:‘直应人世无风月,始是心中忘却时’”^{[1]2446},《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尾句注:“昔尝与钱舍人登青龙寺上方,同望蓝田山,各有绝句。钱云:‘偶来上寺因高望,松雪分明见旧山’”^{[1]610},《赠杨秘书巨源》题注:“杨尝有《赠洛州》诗曰:‘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由是知名”^{[1]914},《答次休上人》题注:“来篇云:‘闻有余霞千万首,何方一句乞闲人’”^{[1]1697},分别记载了元稹、李播、钱徽、次休上人的诗句。这些诗句各人本集或《全唐诗》阙载,仅赖白诗自注一斑窥豹。

另外,白诗自注除了保存他人诗歌的佚文外,还常常涉及他人的创作情况。如《哭皇甫七郎中》一诗“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句注:“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尤著”^{[1]1964},提及皇甫湜曾有《涉江》一文。今存皇甫湜集中不载此文,赖白诗自注保留题目,而且白居易称其为“奇文”,据此可了解此文风格。除此之外,白居易《知足吟》题注:“和崔十八《未贫作》”^{[1]1496},可知崔玄亮有《未贫作》一诗,其诗今不存;《霓裳羽衣歌》中云:

“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而此诗题注:“和微之”^{[1]1410},可知元稹有《霓裳羽衣谱》一诗,今存元稹集亦未见此诗;《哭崔二十四常侍》题注:“崔好酒放歌,忘怀生死。知疾不起,自为志文”^{[1]2184},提及崔咸曾有自撰墓志一篇,今亦散佚不存;《酬严给事》题注云:“闻玉蕊花下有游仙绝句”^{[1]1763},严休复的游仙绝句亦未保存下来。

白诗自注除了引及同时人的诗歌创作情况,还往往提及诗人轶事,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坛风貌、文人生活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如《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制从长庆辞高古”句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诗到元和体变新”句注:“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1]1532}。这两条注文对于我们了解元稹制诰文在当时的影响及“元和体”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注:“辛大立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体短能诗,故当时有‘迂辛’‘短李’之号”^{[1]703},《忆梦得》题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1]1861},《过裴令公宅二绝句》题注:“裴令公在日,常同听《杨柳枝》歌”^{[1]2442},等等,记载了当时的文人轶事,颇有文学史价值。

三、白诗自注的社会文化史价值

白居易的一些诗歌自注常常对当时的一些词曲歌舞进行说明,对我们了解这些词曲歌舞的形式与风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史籍中对《霓裳羽衣舞》一直未有明确记载。白居易《霓裳羽衣舞》一诗的自注则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其中有云:

磬箫箏笛递相搀,击擗弹吹声逦迤。凡法曲之初,众乐不齐,唯金石丝竹次第发声,霓裳序初亦复如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散序六遍无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折。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态。……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锵。霓裳曲凡十二遍而终。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凡曲将毕,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长引一声也。……

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造^{[1]1410-1411}。

诗歌及自注对《霓裳羽衣歌》之起源、舞容、曲拍、器乐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与记录,为后人了解这一早已失传的盛世乐舞保存了可贵资料。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三即据此考证《霓裳羽衣舞》之渊源及音乐性质。

此外,白居易的一些诗歌自注还提及当时的民间乐歌的情况。如《杨柳枝二十韵》题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1]2200},《何满子》题注:“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子,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1]2457},《忆江南词三首》题注:“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1]2353},《乐世》题注:“一名六么”^{[1]2453},《水调》题注:“第五遍乃五言调,调韵最切”^{[1]2454},等等,对于我们了解中唐俗词的渊源、名称、体调及内容风格,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白居易的一些诗歌自注还对当时的世俗生活有所记录。如《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时势斗啼眉”句注:“贞元中,城中复为坠马髻、啼眉妆也”^{[1]704},记录了当时妇女的眉饰妆容。《东南行一百韵》“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句注:“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1]966},记载了中唐时代四个酒令的名称。《狂吟七言十四韵》中注:“尚书致仕请半俸,百斛钱五十千,岁给禄粟二千石焉”^{[1]2555}及《赠诸少年》注:“致仕半禄也”^{[1]2569},记载了当时致仕官员的俸禄待遇。他如《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彩动绫袍雁趁行”句注:“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也”^{[1]1637},记唐时官员的绯衣图案;《因梦得题公垂所寄蜡烛因寄公垂》注:“宰相入朝举双烛,余官各一”^{[1]2294},记当时宰相及普通官员的不同待遇;《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注:“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给禄食,以黄绢充俸”^{[1]587},记当时忠州刺史以下官员的给俸方式;《双鸂鶒》注:“谚云:‘郑玄家牛,触墙成八字’”^{[1]1804},记当时的一则谚语;《题裴晋公女儿山刻石诗后》注:“蔡寇号‘骡子军’。陈蔡间农骁锐者,人畜牛者,呼为牛户”^{[1]2054},记当时对淮西吴元济叛军的蔑称;《寄李蕲州》注:“蕲州出好笛并薤叶簟”^{[1]2352},记蕲州当地的手工艺品。凡此等等,都是重要的社会文化史料。